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

侍郎許恭簡公孚遠

字孟中號敬菴湖州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
兵部右侍郎贈南工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恭簡

少負不羣志中鄉舉即從歸安唐一菴先生講聖賢之
學初授南虞衡司主事督龍江關瓜儀河道皆有廉
明聲商舟過瓜儀舊令空載瓶入都胥人每倍困之
乃下令計舟大小爲額商人悅焉運舟入閘例輸米
五石名曰纜價欲革之不可則止收一石得米四千
石以千石築堰千石賑貧餘二千石建倉貯之備不

虞遠近頌者籍籍
四十四年調南考功在南都三年盛講學明年調北稽
勳適文選郎中胡汝桂方錚錚自附講學每引之欵
語諸寮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各遣人竊聽無所得
則爭間之答以實不信於是滿署側月而一二同年
銜之尤深會莊肅卒蒲州楊襄毅來襄毅雅不喜講
學又與胡選君不合故事銓部調司多以入署月日
爲次前俸不論而公則已滿一考適考功主事缺胡
公以俸欲超公襄毅不允止調驗封
隆慶改元公移病歸後三年高新鄭起掌吏部以與華

亭有隙扁抑講學者思考功主事即推廣東僉事府廣有倭警而大盜李茂許俊美復張熾海上助爲聲勢公發十策大約以水陸夾攻爲要領即身率二軍薄賊壘一軍軍石城又一軍軍烏嶼兩壘大懼因遣使諭之即乞降且願縛倭自效適遊擊希功將掩降者殺之茂俊美復逃去一方皆驚公見事急即身航海抵賊舟示以肝膈曰必活汝賊衆掩泣羅拜遂獻所擒倭黨七十餘人又建善後十二議迄安堵報上

詔賜金

遷閩臬會新鄭罷復內察謫兩淮運司判官以掌考功

者乃彝陵即前同年友銜之深者也公歸意將遂終
隱往見一菴先生請焉先生曰我二十九建言歸今
七十四矣此四十六年中未嘗一日忘起也惟枉已
則不可耳今汝雖暫挫然前途自平坦但踏實地行
何害異日追悔晚矣乃遂之官
萬曆二年擢南太僕丞明年遷南文選郎中又明年請
告歸遂丁內艱服闋補車駕郎中嘗謁江陵問及馬
政謹慨然條議大約謂富戶養馬差重負累若然不
堪驗徒毛色准耳不若收其直可買三戰馬又京營
騎隊踰萬匹厚給芻豆止取備息飽足猶問之若何

衝陷如燕人語舟且蘇貴占役者多是皆可裁夫鋪錢民血何爲守膠柱失炙轂因陳便宜四策初江陵亦漫爾致詰不謂其響應無窮如此深心契焉一時談者盛傳之

吏部歲時有公會凡新舊任者咸在一日偶會公不在王夷陵出其手簡與衆觀之大都王欲自見德謂忌者欲處公以府若託中圖學居間或可免而公拒之甚力且仍作昆弟語衆咸愕相視無何建昌之命下矣爲守惟廉謹尤以敎化爲務仍不廢講學十一年入覲抵京掌選以其俸甫及二年未敢破例會鄒

給事元標特疏薦之明年遂遷陝西提學副使以身範訓士考校肅然

三年擢應天府丞先是高淳有窪田直當塗水下流得隄乃可耕而隄址在當塗大姓靳之兩界民至鬭相殺歷數十年訟莫決適章君嘉禎知當塗縣素與公契因共平心讞解之訟息而隄成又疏請發帑金萬在于今可隄者咸隄之僥獲者數千家會都御史李待以潁事稱逮公投揭諸司申救然亦止冀免其死耳而南道某遂劾之部降二級調外歸數月獲送考封公終

後三年起廣東僉事轉廣西副使尋擢右通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倭擾朝鮮浪傳乞封本兵議許之衆論不然公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國偵焉簡營兵請帑金六十萬貯以備猝警無事不用裁行都司及各府巡司清海地課諸雜稅不關司農者悉并入稅局由是餉漸充而民所供頗減已而偵者來悉得彼詭謀并諸酋相讐狀疏聞於朝謂發兵擊之爲上策縻之中策不可輕與封本兵至膠執見之亦悚然至親見司禮道其實謂即切責某數語罷封貢最善後奸人惑之乃復搖動卒之倭患得息者用其中

策也又念嘉靖中倭亂本由嚴海禁者激成之今禁固在也而不甚嚴閩出入者往往皆是且人懷一篆符至急時乃出之或公然爲盜今欲嚴之難莫若開其禁皆官給帖以往令爲官商私出者罪無赦庶幾法得行而海患弭詔允之閩人便焉

饑民嘯亂刼倉燬諸司避匿公開門待之陰受方畧捕治數十人遂定及獄上有司株連甚多悉宥之止罪渠魁三人而已呂宋者海南小國也素與我通商人掠其貨反指爲賊公曰是我商不直彼何罪上疏赦其國罪商人海外感德焉有府同知甚貪公廉得劾

之以疏曾按院其人按院鄉里也遂大忤因條議閩中事假他語侵之不爲意朝議兩是之

在閩二年擢南大理卿尋晉南兵右侍郎是時倭未平公旣佐留樞仍募閩人往探又贊尚書料理諸兵事當事者以其熟倭情改北兵左然在南都以間曹又盛講學與禮部楊起元俱以部堂爲領袖持論不同傍觀者頗起口語又昔按閩者適官南都二十三年外計巳謀以冒濫中之至是復借講學造端遂不可解公抵淸源聞之以病乞詔不允比白簡上復特賜留然公意在必歸矣五請得允歸家不疵生產孜孜

惟以講學爲務生平質直無委曲事至立斷常以身驗學遇人無厚薄咸吐誠磊落可喜三十二年七月卒詔予祭葬贈南工部尚書錄一子入國學

侍郎楊文懿公起元

字貞復號復所廣東歸善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

吏部左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謚文懿

弱冠賊躪東平焚民舍公為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

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再三試

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盱江黎允儒與

之語胸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

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旣歸嘗

偶羅先生以齋捧至遂稟學焉

踰年拜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迂道訪羅

先生往復參証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為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曰諷誦之并示學者

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巳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勸聖學疏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多所得名士

丁外艱歸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倡道南中有敬菴許公許昔守旰江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於公衆以兩先生議矛盾從中掊擊

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

丁酉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夫人卒於官舍公扶襯還巳亥八月營葬事遂以是月十九日卒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徵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忘雖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西方之士受學者屨常滿戶外公隨機指授

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禀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視共聞卽不睹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侍郎鄧文潔公以讃

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隆慶辛未會元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公自幼簡默習靜斗室出而曰心之精神爲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問以所得者發之制藝督學敬所王公謂以聖賢心發經傳旨吾道主盟其在斯乎

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爲主考閱諸首卷不省而置之晩得公卷曰刋落鉛華獨存大雅

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冷冷抑抑如玉如金江陵神
爲悚歸而伯子問其父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爲但恐
緩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後果
驗
廷試賜一甲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未嘗妄有交游取予
茹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燃
指俄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
時如此亡何穆改元新鄭逐漸脊脊多事公過江陵
時有匡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江陵持不
下遣子就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

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爾翰撰約公對龍溪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業心服已而備語試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復以公必能光明絕學

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於潛如龍不

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容竟易顏常曰我常虛而人不礙我不留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乖戾從性上起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

辛卯詔起官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公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冑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

從以進之心爲退之跡既荷史所重潛居尋之實蒙
譏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爲趨滋仕路
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爲戒揜家庭莫切之心此
豈修贖與開賢路初指乎奉旨不允
南國士跳弗馴公至多士洗心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
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欲非諸生懼我所
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日我輩
違先生約不得比爲人
晉吏部右侍郎亡何署禮部事疏請建儲者再忽有三
王並封之旨公疏云天不言而信自請冊立以來益

數奉聖諭舉行矣然皆指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
今睽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
見上窺聖衷而以爲非情也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
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聖主立嫡之
條謂有嫡立庶斯爲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皇祖在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中宮鍾
愛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立春宮猶切於億
兆臣民萬萬皇上以厚中宮而緩冊立或者未諒中
宮之心乎且信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
相還指臂相使恃有此也皇上即位以來何令不信

獨延儲一事要示屢易人將謂詔令可更法守可玩
自是令一出而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
知其幾獨公語語血誠上持覽不置
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復疏云臣聞昔
之為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蓋以開廉恥之心
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皇上過聽在廷諸臣言
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
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為戒不肖者以臣為趨辱命益
甚安在其用臣為也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
默移世轍其功甚大方討朝夕召用一襯太平之盛

亡何以太夫人謝世過哀感疾臨終正衣冠坐曰奇事奇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而逝自都門以至走卒人人無不心痛者此豈聲音笑貌能哉守臣以聞詔贈祭葬廕俱備謚文潔蓋殊恩云

諭德張文恭公元忭

字子藎號陽和山陰人隆慶辛未進士廷試第一人官至左春坊左諭德天啓中追謚文恭

父天復以進士官至太僕卿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母愛之戒無溺苦於學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輟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答也會楊忠愍諫死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襟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格致篇輒覆其卷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

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
歎曰聖賢學自有異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証
聖而猥踵其下風一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
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寇有功
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身拔太僕公萬里赴逮於
里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
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悼
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第一甲第一人授翰
林修撰自以遭逢聖明釋蹻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
樹日棻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

淸署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乃
獨叅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履常滿每
抵掌論天下事不爲首鼠兩端穆廟初嘗疏直御史
恭且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
戊寅免太僕公喪起家奉旨敎習內書堂曰若曹屋近
至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詔勅
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沅湘
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曰槎閒漫筆
丁亥起家用詞林久次起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旣入侍金華退而歎曰明主方孳孳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逈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所感孚焉初上御曆覃恩卽疏白太僕公冤狀請以
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格不行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冤長負吾親何以爲後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陛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

平生雅志聖賢其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實踐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外郛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喜媕婀事人其初進也出江陵門下當炎炎時畢者蟻附高者鶩鳴而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卑褻自附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丧請留病請禱即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

生於學越人至今稱誦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欒欒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祟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舂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樵聞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政大政記藏於家

郎中孟公化鯉

字淑龍先世關中郃陽人洪武閒占籍新安萬曆

庚辰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卒年五十三

母衞太安人夢月如斗以嘉靖乙巳生先生於儒學東

長而修偉美髯望而知爲有道人也自幼卽知虛心

下問諸長者曰此誰家子必成大儒十七補邑弟子

員念人生如漚露波波一生不可爲人西川尤先生

力行古道遂就學焉應貢入大學同郡司馬靑螺孟

尚寶我疆黃宮詹愼軒莫逆庚辰成進士辛巳授南

京戶部主事丁外艱起補戶部主事管銀庫由榷河

西務公痛革夙弊殆盡付稅銀縣收支目不覩一錢惟與士民講聖諭六語中藉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過客題祠曰司農榷稅潞河邊絕勝山陰取一錢共說槖中金百鎰何如生像祀千年丙戌奉命賑河北散賑有方全活數百萬人猶加意於善人郎布衣委巷知學者必致禮焉將還朝改考功主事丁內艱起補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中

公念以人報國本自素志乘可致而復走私門所學謂何孤立行一意所推轂必海內名賢所擯斥必走權門厥為關說者中涓慨請輒尼疏起都給事張棟上

業令瞿青政府封還陰陽其詞於上前上遂以忤旨
謫外任時當大選先生星夜治文書完跨蹇驢歸兩
都交章不平公意氣自如諸方面郡邑投一刺不可
得津途問選君何往而公已遁去矣歸而舊弟子候
於黃河續舊盟者數百人歌聲洋洋聲振林木盛矣
兩尊人謝世公以不得視含殮爲恨朔望必搏顙二
弟曰彼代吾送終視二弟卽吾親也里遭荒歉啓雙
臺公發廩濟人貧不能償者折券棄責里中人以爲
嚴師以爲慈父合家鄉國而徵諸行者如此蓋隱顯
一致矣兩臺薦公名續伊洛後而以專祠祀先生

尚寶孟淸憲公秋

字子成號我疆山東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尚寶司丞天啓中諡淸憲

公蚤歲從外傅受毛詩至鄭衛輒棄去更治尚書已聞張弘山先生講陽明之學執弟子禮受業下帷發憤慨慕而修家貧甚嘗撤屋瓦鬻之以供膏薪提學鄒公善講道濟上召與語大悅曰功利之俗孰能不波孟生固自超也升諸生首自以爲得公晩

登第知昌黎縣政尚淸惠省徭役詰猾吏拔異才察幽隱二百年夙弊一淸父老胥相慶曰吾侯殆古之循

良也服則進諸生講良知學自以俸餘館穀不費縣錢刻韓文以貽諸生先行而後藝術外以兼內勤講肄嚴考覈正標的久之士翕然向風焉諸臺薦以十數上便遷大理評去之日父老泣留遮道爲樹碑以識不忘

轉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是時關政久弛江陵當國遥於諸曹得公至則嚴譏察裁供億竟爲前官所忌中考功法謫外衆論譁然公無慍色抵家卜築城南二十里徜徉其間有終焉之志側弁而吟日長林豐草吾以適吾志也

甲申以直指黃公薦起刑部尋陞員外郎丙戌遷尚寶丞公餘即聚陽和諸公究竟理道殆無虛日縉紳先生以一領謦咳爲快已丑陞本司少卿浹旬而卒、

先生篤學力行苦節清修以名儒特閒以廉吏令終晚年徧證四方同志問學洞徹湫楚侗先生與之論心先生曰心體本自澄徹有意克已便生翳障蕊滇如的的一齊現前如如而妙自在必克復而後言仁則宣父何不以克伐仁原憲耶謂顏子合下便是復禮其不以血肉視心以靈源視心先生之學粹矣卒之日貧不能殮友人爲治棺具其斯以爲清白吏與所

著有二冊一脉經翼行於世

參政李公渭

字湜之貴州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人官至雲南參政卒年七十六

生有異質十五病肺屏居小樓潛跡散髮箕踞丈中憲公嘗以無不敬飭之即奉而書諸牖日攝以資檢束第覺妄念叢起中憲又以思無邪飭之又奉而書諸牖久之妄念漸除恍惚似有得於是專求本心未與人接自問曰如何是本心既與人接又自問曰本心是如何故弱冠登賢書蕭然布素計偕以一僕自隨嘗謂伊尹堯舜君民自一介不取始交際豈可不謹

舉似道林蔣公信蔣曰靜假動眞問一介不取蔣曰硜硜然小人哉公聞之愧甚不覺汗之浹於背矣

初令華陽為鋤奸弊抑流移不得甘食息知和州興學校抑吏胥歲省浮費數千金鄰縣滯獄待公而決遷高州府同知至則謁甘泉湛先生修復書院教授諸生亹亹不倦而以其間飭武事為不虞備時方變里甲為均輸公劑其多寡官為主辦放民歸農至今著為紫令

嘗宿廉州公署夢三蛇遶身敢抑杖蛇乃走詰朝合浦吏以美珠進化州吳川吏以兼金進皆叱拒之笑曰

三蛇夢破矣金珠非寶罔吾人蛇蝎哉

擢應天治中南戶員外郎知部州府先是部有二源之役荏苒之辭未殄公集諸叅屬諭之曰夫子告康子不欲二字千古弭盜張本倘多欲則身爲溝壑竭民膏脂不足以塡之百姓安得不盜弭山中盜易弭心中盜難敢忘自責聞者悚息

入覲過麻城從耿楚倜先生登天臺楚倜示八語近道之資載道之器求道之志見道之眼體道之基任道之力弘道之量達道之才八者闕一不可對曰渭於八者獨愧見道眼未醒耳鍥必爲聖人四字印而布

之海內

擢滇左叅政與近溪羅公爲寮互相叅証其學益邃嘗曰孔子無意孟子不學不慮程子不著纖毫人力皆非從安排得來知毋意即千思萬慮皆毋意也知無纖毫人力即已百已千實無纖毫人力也學是學此不學慮是慮此不慮而已

又語門人曰浮雲人間作雨天上常淸常明狂風江中作浪流水不增不減知得常淸常明不增不減者可與言學矣一日讀學道愛人語謂人曰道不明則仁體裂天地間惟是念念在民令同歸藹然一體中吾

之願也故廻翔郡邑二十載所至精心爲縣官牧小民大指率歸於此

又曰無不知愛無不知敬兩箇無不知是天地靈竅吾人通天地民物死生皆是物本體原無間斷學者不可在起滅上做工夫任他千功萬行終做不成如樹無根縱日栽培灌漑終成枯槁予昔日工夫亦有起滅破近溪大叫通身汗淡從出這身汗自是欲罷不能自吉巳於此學入自下時覺與官和州時不同登天臺時又覺與自下時不同與近溪遊月巖又覺與前不同所著先行錄答問持意篇合大學中庸易問

雜著詩文統十卷又著家乘十二卷藏於家大儒治

規三卷行於世

原缺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一

左都御史温恭毅公純

字希文號亦齋陝西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天啓中補謚恭毅

公生有儀表以穎悟見賞於督學李于鱗孫文恭二公文恭好講學得公喜曰吾衣鉢在茲矣以精一一貫及爲仁之旨授之公服膺不替年二十六舉於鄉爲第一人明年乙丑成進士除壽光令下車殲巨寇馬天保民賴敉寧定四禮儀式邑人化之輸賦之役親自甲乙里胥藏吏不得上下其手鄰邑奉絜令焉

徵入給事戶科擢長兵科言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陛下奈何以一轄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勲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六侯伯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猶懼有十羊九牧之患况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即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巡視京營王文貿亦極言新制不便疏並下兵部覆如公等言請仍用武臣一人總督文臣一人協理其副參將遊擊分統皆如近議上報允乃罷六提督更兼總督協理大臣如故

發大璫陳洪奸狀及白故給事沈鍊冤直聲大振以論
俺答欵市失新鄭意出參楚藩公故新鄭門下士也
人服其不阿至楚首却鍰金以千計而峻拒藩王之
亂宗行賄者文襄聞之亦悔出公公隨力乞歸
起參河南分部南陽南陽爲唐王封國官校與編氓雜
處往往鬬閧公中劑之著爲成約各無侵冐又脫長
史劉稱徵孝廉劉茝蒙于難南陽令爲宗人齮齕公
諭以大義立解計擒大盜叚武散其黨境內晏然
入爲太僕少卿改太常提督四譯館晉大理左少卿移
卿光祿已轉太常復失江陵相意移疾歸江陵沒起

晉大理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時直兵民兩變又水旱爲災公悉心撫字嚴肅下吏不動聲色而凜然自不可犯召入戶部左侍郎旋以憂去

壬辰起爲南京吏部尚書明年入長工部又以終養歸

隆丁外艱戊戌入爲左都御史時四明沈公秉政每有事咨公公必悉心以告播酋煽亂廷議未決公力言宜剿遼左被圍東關塹且破得公所遣火器擊鹵鹵悴易所全活數萬遼吏欲以爲公功公遜謝乃止力請下考選罷鑛稅釋逮繫諸臣皆不報乃約諸大僚伏闕泣請上震怒問誰倡者公對曰臣純也上亦

齊威宣旨慰籍

妖書事起錢給事夢皐以執政意陷郭公且牽及歸德時郭公以楚籓事已出都矣而附和者遂謂歸德匿郭爲密謀選卒日夜環其第偵伺之禍且不測公獨明其不然又疏言楚宗無反狀爲楚籓地者欲出力而文致之耳其持論侃侃無所避忌多此類

乙巳主內計執政使人語公此番計事凡舊嫌夙怨當一切破除又語少宰楊公各屬賢不肖皆聽其長以受成於明主不得有所徒奪公嘆曰此挾天子以令諸侯耳歸德公亦請寬錢給事以兩釋猜嫌公終不

聽於是黜給事輩數人而中旨特留用公去志遂益
決矣竟予致仕去
平居講一貫歸仁之學嘗語門人謂孔一貫孟踐形正
是精處一則不二若以人心爲私心欲絶而求道心
則二矣非精一之旨也其論良知稍宗姚江而歸於
孟氏之親親長長內外知行合一不分論仁則以孟
之自反契孔之忠恕簡易直捷大絶世儒窠臼
在南北門與內外計無不服其公明最後乙巳內計則
時勢更難非公定見定力鮮不撓者然卒不究其用
以去惜哉沒後禮官集廷臣議諸當易名者甲乙紛

如乃於公獨無間言此亦足以見公矣

侍郎楊端潔公時喬

字宜遷號止菴廣信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七十九謚端潔

公幼即凝重寡言笑絕與凡兒甫就塾輒出疑義困其師塾師每避席去十七年而學成出應有司試皆第一壬子遂舉於鄉明年下第歸益自刻勵不以竿牘求通座主某公居旁縣察公清貧欲爲公地公亟謝不往吏有持千金謁賄公贈公亦拒之堅父子間趣操較如也

乙丑成進士試制科主者擬第一詢公鄉人大司空雷

公雷公曰吾未識楊君面也以此遂格除官得司空
曹爲主事鉤校精勤盡絕諸倖竇中璫私役衛卒因
緣爲姦利公力持不可璫爲斂手大司空乃賢重公
恨識公晚也會推擇榷武林關遂以公往且請於上
許便宜從事曰此脂膏地非潔廉士不可楊郎有范
丹之貧史魚之操吾屬盡得若人關事無患矣上特
予公勑印淛使有勑印實自公始
公謂正本清源事在使者乃著爲紮令商賈持片紙入
榷司若所應入稅若干輸之郡若郡輸之司農使者
自片紙外一無所與商課益辦歸者絡繹如市公曰

惟一溢米一盂蔬自供不以煩人也時公淸節爲六曹最大宗伯高公儀太宰楊公博咸亟稱公欲發公銓曹已又欲使視學皆以尼不果僅改客部稍遷尚璽丞公念大淑人春秋高疏乞終養江陵語人曰吾備位政府楊尚璽足跡不及門其人類狷者奈何聽之去公請益力竟得歸

起公南太僕丞無何仍爲尚璽丞公之爲尚璽至是凡十七年同舍多去爲顯官而公再起再告猶守故秩一時賢者相視抚腕然莫得其解也

累進南太常卿請祀建文君正謚號后妃配食後裔得

釋者復其墳墓禁樵採諸死事臣並予祠謚爲萬世勸且謂此文皇帝未竟之志宜及時修舉開者趣之有詔釐正文體公上言正文體當端士習端士習當辨異端方今儒墨混淆幾亡畛域士鮮經術學無本源詖行淫詞所宜放絕娓娓數千言洞切時弊

告歸里居四年隨奉佐銓之命公感激上恩矢躬盡瘁首疏三事曰定會推曰辨職守曰甚宿蠹銓政劃然堂吏白請印移選司印行諸牒公不可吏曰無他選事煩取便宜耳公曰若衙置一選司足矣安用乃公爲語塞而止當大計內吏公屢請用太宰主計上察

知公廉直竟以屬公公與御史大夫溫公純力持公道不撓不徇中有二三奥援者計不得行竄其疏久之乃下又以中旨留用中外洶洶詞連御史大夫投劾去公歎曰嗟乎察者留矣主者去耶吾亦何顏而獨居此因請罷不許乃又悉補貴要私人之未及察典者於外貴要愈銜公屢形於言公曰舊章也其何敢廢奉詔書疏薦海內人材揆揚殆盡已復當外計有旨屬大司徒趙公公亦力辭上卒寢司徒命仍屬公人始知非上意也公在銓久引疾之牘幾二百餘上卒不允最後乃以公言仰家起舊宰孫公丕揚公

自幸可弛擔幾幾以望而孫公未遽至竟以過勞得
疾薨於位實萬曆己酉二月十八日也
自其爲郎時即有建白在穆廟時進三幾九甚三難語
極剴切神廟初御首上大政十事其爲冏卿奉常少
宰論諫百端皆人所難言置利害弗顧至於愛惜人
才保全維護尤眞懇如救叅政姜士昌爭科臣汪若
霖等不安外謫此類甚多上一日召部院受勑督過
諸言官公力言諸臣雖顯然本無他腸不宜深罪上
爲之霽威在銓部所增司屬刪冊庫祛宿猾至今遵
行稱善政焉居家不治生產一敝裘三十年室無姬

勝食無肉廐無馬其甍也語不及私遺敎囑其子唯謹視先世丘墓善事其介弟而已所校著有周易全書

公生平淸而不刻寬而不弛方而不稜恬而不驕蕭可謂全德君子矣其論學詘姚江而紳紫陽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故其言之親切如此也五載秉銓處上鬲下猜之秋而官常無替公論猶存則公之苦心大力尤有古大臣所未易及者

李彥和見聞雜紀云公在告一日旦起南太僕丞便道經吾里綸巾布袍步訪于於東皋之上予隨後訪之處

一客航中有同行二三人乃商流也時餽予止茶二

包致朴簡徼市人初不知爲貴顯也賢矣哉

尚書孫恭介公丕揚

字叔孝陝西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授行人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視居庸關復巡按順天景王之國中官倚勢爲奸沿途驛騷用術籍制之暴璫屏跡嚴嵩子世蕃伏法詔公往籍其家再巡按盧鳳淮揚叅釋無辜潞王於高墻勢豪殺人莫敢誰何一訊得其情憫其無子令娶獄中生子後竟致法焉人服其丰采莫敢犯也

隆慶元年引疾歸再起原官掌河南道主朝覲考察再

掌京畿道刷卷時大學士高拱復起當國專而橫疏
糾之拱怒擬旨切責時公已遷大理右丞矣給事中
程文摘其巡按順天時事誣以罪回籍聽勘公對簿
慷慨語曰世無百年不死之宰相亦無一日不白之
是非何須乃爾羅織者希拱意竟奪官
萬曆元年起原官尋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斷訖公
者時猶爲井陘兵備踧踖無以自容至公笑曰無恐
予有善政吾仍薦汝其人感激自奮後竟薦之公復
以拱故瀕死然見拱所行大政未嘗不心折與諸屬
吏言稱高先生而不字也其虛平若此居官嚴厲雷

勳風行都長吏惴惴畏法爭爲廉潔以自售居任三
年增紫荊關沿邊敵樓三百六十座石墻一千九百
餘里以功陞右副都御史先是張居正欲使公爲大
璫馮保建坊公曰內官有何功德因峻拒之由是忤
居正意給事中陳三謨劾之有旨南京別衙門用旋
丁父憂
居家十年起應天府尹南都風俗華靡諸曹郎爭爲宴
會聞公至皆減騶從屏音樂人以方之楊綰尋陞大
理寺卿歷戶部左右侍郎以不合於時力求南轉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途引疾歸

十九年冬起刑部尚書甫之官即請清理天下寃獄又
上約束郡縣省刑疏是年減天下繫囚十之三劉東
暘哱拜作亂上入蜚語逮治總督尚書魏學曾公力
辨其誣又奏減左通政穆來輔兵備隨府等罪又白
慶府受害之由與慶妃死節之苦公論韙之內璫頓
龍殺人懼罪逃入大內公曰我所司者法也朝廷不
得而移法自上立乃自上失可乎遂特奏捕龍上降
旨委曲命以龍侄爲首公仍戍龍不少假借上聞亦
嘆曰孫丕揚忠臣
二十一年冬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時上不視朝臺章廢

替公急上疏釐正臺規其畧曰天下之澄清治法與治人而已御史者分任澄清之人都御史者總持澄清之法者也故四方體統欲正矣宜首華臺班之因循以為天下先百僚法紀欲齊矣宜先釐臺規之參差以為百僚倡臣不敢遠舉如今掌河南道御史風紀總會也相習為乍長乍更矣巡按御史省直具瞻也相習為重內輕外矣巡視御史畿內首善也相習為季易月易矣欲望澄清疇其任之臣舊臺臣也猶能記憶舊章大約掌道之任使宜專巡按之舊貫宜仍巡視之責成宜久三者行使在內者不敢以養望

循資之地傳舍其職業而不講在外者皆卯爲耳目
民社之托拮据其心力而不辭則十三道之體正而
後可以正人十三道之法齊而後可以齊衆其於澄
淸吏治可漸覩矣時上嚮用之意專公又高自標置
不苟言笑諸御史入謁莫不灑然變色易容者明年
秋陳有年罷遂改吏部尚書先是大選外官競爲請
托公創爲掣籤之法分籤爲四隅東北則北京山東
爲主而以河南之汝彰歸衛南京之廬鳳淮揚附之
東南則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廣東爲主而以廣西之
梧州平潯桂林附之西北則陝西山西爲主而以河

南之懷慶開封河南南陽河廣之鄖陽附之西南則以湖廣四川雲南貴州爲主而廣西之柳州南寧慶遠潯州太平附之至於起復調簡僻缺或人浮於缺又借附近之地以通籤法之窮著爲令吏部之有掣籤自應始也又申推會之法上曰用人卿職也自今以後科道官職司彈劾不得會舉若列卿有推舉不當者即與糾正毋徇私附上公受命益得行其志無所屈撓明年外計人服其公

初沈思孝追欲佐銓閣臣張位復從臾之公不應於是大拂張沈意嗾御史趙文炳論劾文選郎蔣時馨覬

以撼公公疏爭又御史丁此呂向以建言得名左遷
山東叅政在任不職有揭其罪於公者按籍黜之而
此呂之黨惡公公以原揭進上大怒逮此呂付詔獄
虞邊於是江右官於朝者惡公沈思孝浙人也素持
論與公左浙人亦惡公張位與此呂同邑庇其鄉人
位亦惡公公於是恚曰惡我者位主之也乃抗章求
去並糾位弄權結黨上右位而絀公公遂以太子少保
引疾歸林
居十四年復起爲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年已八十矣白
首出山天下想望丰采然性少容過於戇直入朝首

薦呂坤爲都御史不報以去就爭亦不報時內外缺
官公受事兩月推上數十人皆留中乃具疏言臣以
八十之年豈復營求富貴感陛下知遇欲盡忠萬一
今朝署俱空叩閽無路國家亦安所用臣乞仍賜放
逐以遂首丘之願大學士葉向高亦代爲請上報曰
銓臣以淸端直亮董率百僚國家多事豈可引疾求
去補官諸疏當卽簡發公卽起視事時部所推選旣
不能卽邀上旨而諸臣候命動淹歲時曹事盡廢乃
以便宜使外吏俸深者署諸曹借俸辦事中外稱
便上開亦不罪也萬曆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公主察

佐之者吏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王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許弘綱吏科給事中曹於汴掌河南道御史湯兆京等當是時東林宣浙結黨相攻有不容並立之勢攻東林則以顧憲成李三才王圖爲首攻之者金明時秦聚奎王紹徽劉國縉等也爲東林所攻則顧天峻湯賓尹蕭雲舉爲首攻之者史記事曹于汴湯兆京徐縉芳等也方察典未舉記事有大亂將作直發羣奸逆謀一疏已爲黨人側目及察事既行御史金明時居官不職慮逃察典特疏攻圖及其子淑抃而詈公與王國以陰之於是于汴兆京救

揭吏部謂明時要挾公遽聞於上秦聚奎有捨死報國之疏爲明時稱寃力攻秦人舉朝大譁弘綱意主調停衆又謂其首鼠兩端失大臣體而公與弘綱水火矣及明時疏三上再犯御諱削籍聚奎劾住而公所黜湯賓尹徐大化劉國縉張嘉言皆贓賂顯著王紹徽喬應甲樂和聲等以黨魁僅以歲例出爲外吏於是攻東林與秦人者並起爲難逮察典畢而王國去公與弘綱累疏乞歸不聽明年二月公掛冠徑去葉輔向高力言於上乃降溫旨馳驛回籍自公去而羣奸交用事丁巳之察東林盡逐國事愈不可爲矣

四十二年公卒年八十三踰四年給祭葬贈太保天

啓二年謚恭介

左都御史孫莊毅公瑋

字以貞號藍石陝西渭南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天啓中逆璫用事追論削奪烈皇即位得復官贈膐謚莊毅

童時有出世之志遇方外異人輒棄家追隨一日夢逐一道人登高山似非人世儀甚道人持一器若糜粥者食之謂曰此糊塗也汝從此無神仙分當幹世間事業耳公悔甚驚覺自此一意舉業

萬曆丁丑成進士由行人選給事中上取選當慎疏謂臺省必不染而後可以摘人之汚必不欺而後可以

發人之奸必不同而後可以科人之邪取毋以格之崇卑定分數選毋以薦之多寡定去留偏重格則人懷必得之心盡懸薦則官售市譽之巧而悃愊無華之吏廉靜寡交發跡或非甲第爲所抑者多矣故惟嚴賚之說爲今日之急務尋以毋病不候旨歸降爲桃源主簿累遷至保定巡撫嚴法令剔蠹弊節浮靡廣儲蓄摧強撫弱人賴以安時滹沱水溢從隸勸公乘船以避公不可擇署中稍高處居之曰水至此唯有死耳水僅及牀足而退君子以爲有王尊之風

遷兵部侍郎轉戶部總督倉場陞兵部尚書尋爲總憲

風紀一新會星變請修省詔皇上有惠綏之仁而奉
行者無愛民之實政皇上有綜核之智而任事者無
體國之實心如吏治清矣而闒茸廝流雜擬小輩未
盡汰財用節矣而冗食巨蠹冒貲積奸未盡革也苞
苴之風雖少息而鑽刺以干進者尚多驛傳之費雖
漸省而尅剝以取媚者猶衆北　稍貢矣而邊堠之
用於饑寒者何有投石超距之歎廣寇稍平矣而生
靈之斃於干戈者未免玉石俱焚之慘蠲租之詔屢
下而以掊克爲能者豈無竭澤而漁欽恤之命屢頒
而以擊搏爲事者豈無向隅而泣諸若此類上干天

抑伏願皇上猛力回心朝乾夕惕仍勅諭各衙門崇尚本實洗滌舊染大臣各懷翼翼小心之忠小臣共持蹇蹇匪躬之節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在此疏上報聞人皆以爲篤論

應天巡按御史荆養喬與督學御史熊廷弼以言事互訐時論欲獨罷荆公按法兩斥之熊黨遂劾公歸里久之起南京吏部尚書改北刑部復以吏部尚書銜爲都御史甲子以老病乞歸不允而卒先一日效古人尸諫遺疏上陳謂今天災迭見民不聊生內而城社之可憂外而牖戶之未閑法紀凌夷人心瓦解陛

下亟圖治平莫如固結人心欲謀固結莫如汲用善類如輔臣劉一燝憲臣鄒元標尚書周嘉謨王紀孫慎行盛以弘鍾羽正侍郎曹于汴詞臣文震孟科臣侯震暘臺臣江秉謙寺臣滿朝薦部臣徐大相等並老成耆碩蹇諤英姿而或匏落林泉或跧伏草野陛下若聽臣言漸次簡擢必有拾遺補缺振飭紀綱以爲陛下收拾人心者尤願陛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主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天意可回民志可定疏入不報亡何逆璫用事追論削奪

原缺

侍郎魏介肅公允貞

字懋忠北直南樂人萬曆丁丑進士官至兵部侍

郎天啓中謚介肅

授荆州府推官値江陵柄政欲收之以爲用公矯矯自立不少詭隨用是得抗直聲壬午徵拜山西道御史疏論四事曰公文武之用嚴科舉之防愼臺諫之選務職守之實皆剴切當時政而其論科舉條謂居正欺陛下冲齡厭薄彥典垂涎制科考試等官窺瞯意向全場題目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後先及第海內人士無不憤嘆以爲二百

年科舉之制壞自今始若謂事機偶值原出無心肅莊兩朝五十餘年世科寥寥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蠅附不可勝數豈彼大臣子皆不才父皆失教今日庭訓淵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者挽以勢脅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而錢虜賈豎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請輔臣子弟中式者張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迴避事例俱以卑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其有才堪及第者退任後補試奏上詔都御史參看而四維時行俱上疏辨理請罷甲徵用懋回籍肄

業如允貞泰不允讁公許州判官
陞彰德府推官轉南京吏主事歷通政晉都御史萬曆
癸巳陞巡撫山西時中使橫行所至魚肉生靈公屢
爲裁抑因上疏劾其畧曰今行取諸臣皆科第出身
撫按薦之科道訪之部院協同而品第之皇上猶然
不輕與一職彼曾坤孫朝等試之何事舉之何人而
儼然令專擅一方所譽立福所毀立禍殺人不問視
奔職官不問何其不以待官官者而待行取諸臣也
且報礦稅之流皆屢犯軍徒不齒鄉里妬國害民皇
上何取焉而朝上夕允夕上朝允惟恐批發不逮奉

行不力乎衙皂吏胥持佐領官一紙入村落猶然鷄犬不寧彼金吾之使絡繹道路雷霆震動虎兕跳號亡魂消魄破家失色如吳寶秀華鈺等之慘皇上何不一念及也錢糧出入原有經制堂屬相參前後交代一年查盤三年考察猶有不自愛者彼礦稅二使握掌利權動踰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與聞自收自解任多任少豈其人皆可托無一垂涎染指其間乎伏惟淸晏之際一加省覽罷礦撤稅天下幸甚疏止上本下而稅務奉御孫朝劾公抗命侵尅詔部院參看吏部侍郎馮琦等謂公秉性太剛處人太峻其

自操持甚苦自撫晉以來事事節省公費廪給盡充修邊賑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孤立獨行其不能春内臣可知孫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其盛氣加撫臣可知始而相疑繼而相抗此二臣相訐非臣下敢抗詔旨若指廉潔爲貪濫則天下清吏聞之無不灰心貪官聞之有以藉口非所以昭平明之治也疏上留中公治事如故孫朝斂首不敢蔑撫臣公亦隨以病歸巳而卒弟允中進士有清望

尚書丁清惠公賓

字禮原晚號改亭浙江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累

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年九十一謚清惠

隆慶辛未同邑偕計同袍十人惟袁了凡先生與公最

暱一日袁謂費錦坡曰丁敬宇今年必第費曰何以

見之袁曰惟謙受福君看十人年有恂恂欵欵不敢

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敬承順小心謹畏如敬宇者

乎有受侮不答聞謗不辨如敬宇者乎人能如此郎

天地鬼神猶將祐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果登第

請假歸往來山陰若溪王唐兩先生間剴切問學絕無

仕宦意有勸駕者輒舉羅近溪登第家居謝之公父
命曰若不欲爲官豈周程張朱大儒皆株守丘園者
乎乃入仕
初令句容廉知民間苦役而田賦之弊尤甚於是精心
勾稽減縣役清飛詭豁浮羨歲省民供本折各七千
七百有奇又建義倉積穀至五萬餘石歲儉每鄉存
穀本千石餘盡發糶充丁夫之稅縣倉去城遠糧里
漕兌苦無棲托爲搆房百餘間并置田儲租以供旅
食時巡行阡陌課農桑力作者勞以錢又相視流泉
濬渠築堰其他舉鄉約毀尼菴建奉律亭於茅山巖

禁游女俗爲丕變時人問曰公生平潛心性命何治
行乃爾公曰艮知中膏澤豈卓魯令譜所辦後公里
居旬邑民有事必走告公公爲畫利害定是非乃已
海忠介稱公滿腔惻隱一塵不染蓋篤論也
時有寃撫吳仕期之獄以媚江陵者公力阻胡中丞會
題更爲清議重後江陵敗具題者俱戍而胡中丞獨
免
入爲山東道御史時江陵柄國公奉差巡視光祿遇內
供需索輒引祖制裁抑內璫窘白江陵江陵爲傳語
公公不聽且云須公造我公不往時江陵銜公甚公

又其辛未所取士難顯許之遂決意請告江陵復授
微指勘前按遼御史劉臺公毅然曰家鄉傳老父有
疾方寸亂矣度不能効犬馬語未竟嘔痰滿地若昏
暈不可支狀公自傷不已曰何丁叔子乃罰殺人媚
人語遂引病堅請得歸
家居二十年起南大理寺丞歷署各部各寺事獨悉心
釐革匆無不爲時陵寢殿門屢葺屢圮皆循故事塗
飾帝城正河支河者大小並湮塞無存公特疏修治
經營凡四年次第竣役外暨國學棘寺留臺太醫院
諸公署自國初二百年未煩將作日就傾壞公料材

庀工悉與更新而凡忠義理學名賢祠亦以次飭治

焉

京口達瓜步船戶毎嗜利滿裝至風雨黃昏猶恍競渡

時見覆溺且覘近圌便喜由郭璞墓善才石及瞻磯

隱礁回溜旋渦處希一篙徑渡更多淪沒公勸爲七

禁與官民共嚴長江天險始不爲害

橋梁溝塗公爲之建者如都門石城鎭江西門句邑東

門坎潭横溝諸橋丹陽至高橋門江浦至葛西驛凡

四百里纍石甃治是也爲之葺理者如武定上方過

軍諸橋及金陵有閘上新河有塢朱家巷有洪是也

南中最苦役公鋭意釐剔定三等九則之法變力役爲輸錢易私僱爲官募請旨頒定火甲條鞭并申飭收錢僱募事宜二十有八務期永守而坊廂踐更之累皆絶

府有事太廟錦衣衛以編審鋪行請公上疏極言太廟災正宜節愛修省致嚴君子小人之辨不當擾民故事太常光祿卿諸寺所需一切皆先期鋪行儲辦而給價必由科部京兆民月以病公與京兆戶部定議畿輔八邑歲供覓僻本寺以現價市物遂著爲令

南都故有三倉歲出米千八百石以食貧民自侵牟

滋弊儘於朔望煮斗糜以完故事公臨期親詣按冊

唱散更定光祿十規貫垂永久焉

中都劉天緒以妖術蓺繇爲邏卒所告在事者遂張大入奏上命南法司窮治時公兼攝刑部大理力主平反留守樞部以危言怵公公巽謝曰事既在我請身任其咎不以相累竟以妖言律論死七人餘戍遣有差妖人名冊公同鄭治中焚之全活無算又曹大遠等二十餘人爲仇中以謀逆公復露章請釋疏將發有鵲飛集冠上麾去復來見者異之

提督操江一做王文成南贛遺制創五城公署官軍職

守始有畫一江防所轄千五百里公歲必周巡固封守簡軍實奸宄以清

攝兵部知世職赴北替襲有老死不得官者疏請就南樞勘實仍會官比試類奏得旨允行而替襲之苦頓蘇尤留意錢法洞悉利弊公錢大行私鑄屏息國用以裕故歲與大役而上下不病

丁亥歲大祲盡發先世蓄積散給有法戊子民復告饑公賑之如初凡所活以數萬計戊申江南北皆大祲公在留臺疏請賑發官鏹轉輸復委官弁出家廪無算上聞之特旨嘉尚甲子歲復祲公賑之如初本邑

收折下戶不能辦公項之不足鸞產繼之兩臺具奏
詔賜王建坊必辭允而後已公至是凡四賑矣
邑中聯同善會按季捐貲廣周貧乏公嘉與首助曰我
生平好施猶是博濟事若同善則通於立達之旨矣
人己渾融無間教養總在一心千古聖學端在於此
李文節嘗問公曰公久在南京曾想北京否公云毋讀
孟子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話頭心精於此最稱悟入
久在南中實謂遭際非恒愈自勉勵那得北京入我
夢想是以軍民萬姓戴公如父母祝之者凡尤祠
時洛蜀分爭公孤行一意無彼此畸齮然持論斷斷爲

君子小人不可無辨但不當以畛域分清濁高自標置耳溫員嶠相國送公還朝序曰今日之病惟不相下故愈激惟愈激故議論愈淆吾見先生毎遇一事旁諏博采集思廣益無成心無蹊徑立於大通捷於轉圜率是以往渙小羣為大羣又何難焉

並思白宗伯云丁攺翁有眞氣節而不籍口江陵以博名高有眞事功而不藉口經濟以希速化論者謂清似胡威儉似晏嬰勤恪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君實而復以一言蔽之曰子游之學道愛人嗚呼知言哉

崇禎庚午年八十有八忽買小舟渡江謁孔林自稱八十八老學生手自撰記歸途瞻漕撫極言民運抵淮之害跋涉三千里往返僅一月人以爲奇八十九時三存問於里癸酉卒贈太子太保謚清惠予祭葬如禮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十一終